

奋斗

记刘建德和他所在的团队

耿耿 著



奋斗

记刘建德和他所在的团队

耿耿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奋斗——记刘建德和他所在的团队 耿耿 著

制 版: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5 插页:16

字 数:383 千字

印 数:1500(平装) 500(精装)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一版 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工本价:28 元(平装) 38 元(精装)

(内部读物 注意保存)

内容简介

刘建德出生于安徽省宿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1939年投身革命。他所在的团队，诞生于淮北大地，部队早期领导人——张爱萍、韦国清，自这支抗日武装一创建，就创办了深受根据地军民所喜爱的《奋斗报》和奋斗剧团。刘建德和一群朴实、憨厚的农民，经由不同的人生道路走到了一起，在炮火硝烟中锤炼，在这支英雄的团队里成长，逐步成为我军优秀的指挥员。本书生动地记述了在彭雪枫、张震、张爱萍、韦国清等一代名将的领导、指挥下，该团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活跃于淮北平原的抗日游击队，发展为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历程；记述了团队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及刘建德等同志平凡、战斗的一生。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建德担任了我军高级领导干部，同时兼任宝鸡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面对当时错综复杂、异常困难的局面，刘建德和部队指战员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严格执行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努力保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想方设法稳定局势，平息制止武斗，维持社会秩序，积极发展生产，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本书采用章回演义风格，以文学传记形式，生动塑造了刘建德等指战员的军人群体形象，展示了他所在团队的发展历史和战斗历史。从而，为部队进行革命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本能够被广大干部战士所喜爱的文学读物。

引 子

1969年9月下旬，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插队刚好满一年。

有一天黄昏，我们江苏省如东县永红公社的知青们，还在稻田里忙着收割晚稻，突然母亲捎信来，叫我立即回家。回到家中才得知，63师军务科参谋李仲勋同志给我母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参军一事军、师首长均已批准，叫我速去宝鸡报到、参军。

母亲和我捧着这一封信，反反复复地阅读着，都感到异常的兴奋和激动。

10月初，我只身一人到了宝鸡市。李仲勋同志告诉我：师首长早已经决定了，只要我一来报到，就把我分配到步兵第187团“英雄八连”当兵。

事后才得知，这一切都是刘建德叔叔布置和安排的，他让我和他的儿子——刘亚洲在同一个连队里接受锻炼。

当时，刘建德叔叔是步兵第63师师长。

记得我到师部报到时，前去拜访的第一位首长家，便是刘建德。刘建德叔叔、陈于湘阿姨十分热情地出来见我，问寒问暖，体贴入微，使我备感亲切。

过不了多久，刘建德叔叔把我父亲的一张照片交给了刘亚洲。这张照片，刘建德叔叔珍藏了整整19年。他与我见面之后，又在百忙之中把它翻找出来，他怕我没有，叫刘亚洲把照片转交

给了我。

战争年代，我的父亲易若侠和刘建德都在 187 团，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多少次战斗，多少次枪林弹雨，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一道与敌人拼杀。1945 年底的鲁南凤凰山攻防战斗中，他们在 3 营营长胡方亮壮烈牺牲的情况下，一道攻打同一个山头，然后又坚守同一个阵地……

1995 年，曹育民告诉刘亚洲和我，他在步兵 187 团担任政委时，在团保密室曾经见过一本小册子《易若侠小传》，署名：刘建德。那是我父亲牺牲以后，刘建德叔叔为我父亲撰写的一本小传。

2000 年 12 月的一个夜晚，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当我亲眼目睹刘亚洲双手捧着他父亲的骨灰盒，与陈于湘阿姨一行，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步走出首都机场一架民航客机的机舱时，我感到自己的心在颤抖。

与此同时，我的内心里也在涌淌着一种冲动：我应该为刘叔叔做一点什么事情！

在刘建德叔叔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于湘阿姨把我叫到家里，和我，还有吴祖良同志，多次在一起议论、酝酿。

当时，我的母亲正在北京，和我住在一起。我对母亲说：“我要给刘叔叔写一本书，准备到全国各地采访很多老同志。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时间照顾你了，还不如把你送回西安去吧。”

母亲、父亲和刘建德都是同一时期参军的 63 师老兵。听罢，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写这本书，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你准备采访的这些老同志，我基本上都认识，他们既是刘建德的老战友，同时也是你爸妈的老战友。你去采访他们，他们肯定会高兴的，肯定会欢迎的！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我理解。我回西安去，不干扰你的工作！”

不久，年已八旬的母亲就欣然回西安去了，我也开始了长达两年时间的采访、构思、写作、征求意见、修改、再修改、定稿……

于是，便有了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有了下面的故事。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扶老携幼泪别洪洞大槐树 开疆拓土创业徐州宝光寺1
第二章	少年穷穷有志离家去当兵 老母慈慈难舍逐村觅爱子17
第三章	延安抗大教员沙风赴萧县 阜南赤脚农民春礼到五营34
第四章	孙象涵第一枪威震津浦路 桃山集子弟兵创建主力团51
第五章	小炮班长刘建德与炮结缘 四打屏山大鼓词军民流芳69
第六章	彭雪枫亲率劲旅誓师西征 八里庄将星陨落全师悲恸90

目 录

第七章	人和圩子击毙中将戴子奇 刺刀见红杀出排长赵怀金	105
第八章	费家岭遭遇战孙云汉负伤 警卫连救团部指战员当先	119
第九章	沐河边守备战血染沐河水 水沟头打坦克火烧坦克车	133
第十章	南麻失利刘建德含恨背尸 众兴大捷刘建堂火线立功	148
第十一章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揭帷幕 狭路相逢血战王塘勇者胜	166
第十二章	刘建德前赴后继接替指挥 张春礼九死一生淮海扬名	182
第十三章	雄师南下温州湾势如破竹 渡海作战鹿栖岛最后一役	197
第十四章	易若侠刘建德肝胆两相照 祭烈士著小传情谊两代深	212
第十五章	温州学生陈于湘投笔从戎 卫生队长史世忠红娘牵线	233

第十六章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249
第十七章	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廿一军北京城接待小客人	264
第十八章	昆明湖上公字号的破冰船 英雄八连破冰救人郭文兴	281
第十九章	周恩来紧急召见胡炜军长 廿一军奔赴关中肩负使命	295
第二十章	新形势新任务解放军掌权 新政府新政权刘建德主任	313
第二十一章	兢兢业业毫不动摇抓稳定 扎扎实实坚定不移促生产	329
第二十二章	周恩来亲自下令制止武斗 宝鸡市局势稳定几度分兵	347
第二十三章	建德送子参军上阵父子兵 亚洲慷慨陈词三个不像话	363
第二十四章	马蹄声碎一八七渡过汉江 残阳如血安康城已成废墟	383

第二十五章	民兵训练手榴弹发生意外 高炮营长王恒德舍己救人	402
第二十六章	奋斗剧团新四军遐迩闻名 师宣传队宝鸡市老幼皆知	419
第二十七章	征尘未洗扬鞭驰骋大西北 采菊东篱魂牵梦萦宝光寺	445
结 束 语		465

第一章

扶老携幼泪别洪洞大槐树 开疆拓土创业徐州宝光寺

洪洞县，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北达幽燕，南通秦蜀，东接齐鲁，西临河汾，山川秀丽，物华天宝。

距今 500 多年前的明朝开元年间，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县城内，有一座建于唐贞观二年的广济寺，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烟缭绕。四面八方的香客久闻其盛名，纷纷前来，进香拜佛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广济寺的寺院里，生长一株“树身数围，阴遮数亩”的参天汉槐。这株大槐树根深叶茂，遒劲挺拔，粗壮的枝干犹如一条条昂首摆尾的虬龙，林荫蔽天，郁郁苍苍。

大槐树的枝头上，筑有十多个大如车轮的老鹳窝。

鹳，是在我国北方繁殖、秋季飞至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地区越冬的一种大型鸟禽，体形似鹤，亦似鹭，但与鹤、鹭有别。鹳的羽毛雪白，腿长翼大，飞翔轻快，夜宿高树，常活动于河滩、溪流旁，喜食鱼、蛙、蛇、螺、蚌等，现为我国一类野生保护动物。

晨曦初露，广济寺大槐树上的鹳群便放开歌喉，引吭高歌，它们迎着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轮朝阳，梳理着自己那一身洁白的羽毛。然后，成年老鹳扑扇着翅膀，一群一群地结伴飞向汾河滩，如同一片片白云飞落到河滩上，在汾河边觅食嬉水。大槐树上的老鹳窝里，刚出生不久的幼鹳嗷嗷待哺，发出了一声声鸣叫。成年老鹳听到幼鹳的鸣叫，恋子心切，陆陆续续噙食而归，呕囊吐食，养育儿女。

夕阳西坠，成群结队的老鹳便纷纷归巢。鹳群欢快地鸣叫着，



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老鹤窝

在绚丽多彩的晚霞余晖里，展翅飞翔，凌空盘旋于古城洪洞县的上空。

元末明初，战争四起。

以刘福通、朱元璋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与元朝军队在江淮平原摆开了战场。经过长达 16 年的战乱，朱元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明王朝，改都南京，建元“洪武”。

明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燕王朱棣因不满明惠帝朱允炆“削藩”，从北京起兵，挥师南下，直逼南京，与明朝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历经 4 年，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建元“永乐”，迁都北京。

就在兵火战乱不断降临中原大地之时，连绵不断的天灾又出来添乱。黄河、淮河连年大水泛滥。灾荒至极，必有飞蝗。水灾过后，瘟疫蔓延。大面积的水灾、旱灾、蝗灾、瘟疫，致使江苏、安徽、

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百姓流离失所，村村万户萧瑟，家家没有人烟。

而位于太行山脉之西的三晋大地，却是另一番景象。

元、明两朝政权变更而引起的 16 年的战争，基本上没有波及山西。朱棣起兵南下，更没有触及山西。山西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又逢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派升平。

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河南人口为 189.1 万，河北人口为 189.3 万，而山西人口却有 403 万之多，比河南、河北两省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出近 30 万人。

朱元璋登基之后，很快就察觉到了人口减少对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为了巩固明朝的政权，下令从“窄乡移民宽乡”。“窄乡”是指人多地少的地区，“宽乡”是指人少地多的地区。山西为当时的人口大省，晋南又是山西富庶之地。于是，在我国历史上由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大移民，在山西省洪洞县发生了。

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位于晋南地区中心地带，城内广济寺殿宇宏大，廊舍宽敞，官员、兵马和几千移民同时居住于寺院内外，都不成问题。

朝廷奉旨而来负责移民的官员，一眼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将广济寺作为山西移民的主要集结地。附近几十个县的移民，都要在此集中，清点人数，编排队伍，确定去向，发放移民凭照和路资。

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山西移民从洪武元年（1368 年）开始，到永乐十五年（1417 年）结束，历经三朝 50 年。有文字记载的大规模移民，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移民 10 次，永乐年间移民 8 次，共计移民 18 次。被移之民以晋南最多，其次为晋东南、晋中数县。移民分布于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 498 个县。

移民是“奉旨外迁”，纯属政府行为，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尽管政府颁布了许多相应的优惠政策，然而，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人

口可以迁移，祖坟、林木、田产、房产，却搬不动，带不走。一旦指定要迁移，移民原有的田产、房产或是贱卖，或是被官绅巧取豪夺，强行霸占，闹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

移民当中，一部分人是属于自愿迁移，绝大多数人则是属于被官兵押解、被迫迁移的。

来自于四方的移民，在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集中起来以后，便栖身于寺院内外。夜深人静之时，身披霜露的移民家庭，老老少少，拥成一堆，相偎取暖。头顶上老鹳窝里传来一声声温馨恬静的鸣叫，他们听了，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万分，以树喻人，以鸟喻人：“古槐有情人无情，老鹳有窝人无家……”

离别家乡的時刻到了，官员一声令下，人声鼎沸，哭声震天，撕心裂肺。那些不愿迁移的农民，被官兵团团围住，绳捆索绑，一串串地被连接起来。官兵手持刀枪棍棒，口中不断地催促吆喝。移民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驱牛牵羊，青壮年挑担推车，年老者手持柴棍，一步三回头，三步一驻足，久久不愿离去。

洪洞县渐渐远了，广济寺渐渐远了。

远去十几里地之后，站在高坡之上，移民们回首极目眺望，自己的故乡在视线中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那棵巍然屹立的大槐树，仍然依稀可辨。只有天空中展翅翱翔的鹳群，一声接一声的悲切的鸣叫声，依然是啼啼如怨，声声似恋，缕缕丝丝，不绝于耳。

沧海桑田，岁月流逝。

数百年之后，这些移民的后裔们因远离故土，大家对于自己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州、府、县、乡、村，都已经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楚的是洪洞县的那棵大槐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槐树上的那些老鹳窝。

于是，在民间，在华夏大地，在大半个中国，流传着这样一段民谣：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感到奇怪：

“你写刘建德，怎么书的一开头就写了那么多不相干的事情？”

“刘建德是革命军人，离题太远了吧？”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听你说的那个意思，莫非说，刘建德的祖先也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

《红楼梦》第一回的开头，有一段关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顽石的文字描写。这一大段文字描写，是为后文故事的展开作铺垫。

我在采访刘建德的身世、家事时，非常幸运地听到、看到、查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甚至连他五个儿子都知之甚少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故事和历史资料，为了向读者叙述清楚，使得他们了解其历史背景，也需要作一段文字铺垫。

所以，便讲了一大段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的故事。

闲话少说，下面言归正传。

刘建德的家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褚兰区宝光寺村。按照今宿州市的行政区划，宝光寺位于宿州市版图的东北角，紧挨着江苏省的省界，位于徐州东南，距徐州市市中心仅 50 余华里。

宝光寺村现有近 500 户人家，人口 3400 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姓刘。除了刘姓，村里还有少数的谢姓、薛姓等人家。

1951 年 6 月，刘建德在《自传》中也写道：“祖居江苏铜山县第七区，徐州市东南 50 里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宝光寺……”

人们常说：作家是杂家，不是专家。

我从事文学创作已有 20 余载，一种职业习惯使得我对历史、地理、文学、人文方面的知识，包括民俗、民风、民谣、传说、外史、野史，都有一种浓厚的无法遏制的兴趣。

2002 年 10 月，当我站在宝光寺村北边的小山坡上，俯瞰整个

宝光寺黑压压一大片村庄的时候，脑海里自然而然地就闪出了一连串的问号：

这么大的一个自然村是如何形成的？宝光寺的村名（也是寺庙之名）出自何处？

为什么村里的农民大多数人都姓刘？他们是不是出自于同一个祖先？

宝光寺的农民是世代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还是从别的地方迁移过来的？如果是迁移过来的，是不是有一些不为人所知晓的故事？

.....

为了解开我心中的这些谜团，在采访刘建德的胞兄刘建玉的长女，也就是刘建德的亲侄女——现居住在徐州市、已有 69 岁高龄的刘玉清时，我就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刘家有没有留下家谱？有的地方也叫宗谱、族谱什么的？”

“听说是有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刘玉清想了好一会儿，含含糊糊地回答道。接着，她又说：“你等一等，我打电话问问刘洪勋，他可能知道。我听说他见过……”

刘洪勋是刘建德二伯刘道本的嫡孙，也就是刘建德的叔伯侄子，64 岁，为宝光寺村里的中医。

2002 年 10 月 14 日，在刘玉清母子和济空驻徐州空防七处副处长左传杰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了刘洪勋的家中。刘洪勋已经在家中等候我多时，听我说明了来意，他神色庄重地、颤巍巍地取出了一本封面发黄、边页已经起了毛的《刘氏家谱》。

我双手接过《刘氏家谱》时，神情肃穆，感到沉甸甸的。

家谱，是人类对自己祖先的记录。

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记载了宝光寺刘氏家族十几代人的姓名。其中，又藏匿着多少有关刘氏家族的历史和故事。

宝光寺《刘氏家谱》是用毛笔书写的，字迹苍劲、工整。封面上写着如下字样：